

陽明後學文獻叢書

胡直集

下

〔明〕胡直 撰
張昭煒 編校



陽明後學文獻叢書

錢明 主編

胡直集

下

〔明〕胡直 撰
張昭煒 編校

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胡直集 / (明)胡直撰; 張昭煒編校. —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5. 5
(陽明後學文獻叢書 / 錢明主編)
ISBN 978-7-5325-7255-7

I. ①胡… II. ①胡… ②張… III. ①胡直(1517~
1585)—哲學思想—文集 IV. ①B248.25-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090454 號

陽明後學文獻叢書

胡直集

(全二冊)

[明]胡 直 撰

張昭煒 編校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o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張 35 插頁 12 字數 672,000

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1,100

ISBN 978-7-5325-7255-7

B · 864 定價: 128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五

墓誌銘

觀復王君墓誌銘

今世之談學問稱質有其行者良難，以余之寡昧，近取諸鄉，遠訪聞於江漢嶺表海嶠，其在黌校之間，蓋有人焉，若東海之永嘉王君，其一也。君叔父諱叔果，今爲兵曹，世多稱賢。又雅言君賢，已而得讀君仲弟照所爲狀，益悼君不可置。君諱勛，字某，少寡嗜弄，目無游睨。既十七八，遂志聖人之學，獨有得於孟氏之先立乎其大者。且言本朝陽明王氏之推尊陸氏，誠有獨契，其揭云致良知者與其本心之旨合，蓋皆出於孟氏。俾聆者反躬即得，不至泛濫支離之弊，遂手輯象山語畧，明其非禪，而與晦翁晚年不相二者在此。補邑庠弟子員，爲舉業，貴意邈，屢試高等。君故業《禮經》，以今業者傳訓故不達其旨，乃獨研求作者精意，至儀章度數眇忽散骸，究其旨歸乃已。既後，讀《易》至《復》卦，則又渙然嘆曰：「惟復，然後識良知之真體。所謂儀章度

數，三千三百，其莫不繇此與？」遂自號觀復子。君沉毅莊重，然與人居無城府，數犯不較。事父母，戀若嬰兒。教群從弟子鄉人，反復嘔其肺肝，下臨臧獲，終身無詆罵聲。讀書至深夜，雖盛暑不褻服，倉卒不作草書。郡守洪公檄行鄉約，首族人習禮，衆感其勤慤，皆樂爲盡，鄉閭觀而化者翕如也。讀書半山十年，雖手不釋卷，而日不輟遊，有終焉意。嘗曰：「使吾老是山，令所學有明，於吾平生足矣。」而丙午夏，忽遭疾，遽謂家人曰：「吾將逝矣。嚮八載前，吾夢與顏子同壽，今期至，疾作，其能久乎？」越數日，又曰：「予雖蚤世，遺孕當子，是天不絕予者。」又十七日，曰：「予將以丙寅終。」已而，乙丑日夜半，介在丙寅，竟卒。卒之時，矚弟照曰：「善事老親，吾行矣。」奄然而逝。訃聞，貴士寒峻，莫不痛憤涕洟者。先是半山巨石夜崩，比君卒，人咸以爲賢者之應。邑士遂摭遺行請于督學雷公，欲列祀鄉賢，繼請阮公，二公遂爲榜其間旌之。或者乃謂君無名位且夭，又莫得名賢者爲傳諸後。於乎！是不足以語君也。古之人曰：「死生亦大矣！」而君獨輕若委蛻，不少概於慮己，幾乎知幾而神者，名何足云，名何足云！使君不蚤殞，則其實行不詭，雋哲獨詣，必能使斯道有明，何啻被之鄉族人而已！此吾所以悼君而不已也。君祖某，父某，母某氏，娶某氏，遺孕，果生子某。以某月日葬某山。兵曹君使來請銘，遂志其事，而銘之曰：悲王君乎！有闕者形，不闕者神。靈珠淵墮，復以返於真。璇樹芝草，世不可以常珍。維顏有卓，陟降帝庭。既媿其筭，亦幾其仁。君無脩短，世曷戚欣？歸丘千祀，

有道之墳。

鄭節婦張氏墓誌銘

鄭節婦張氏者，慈谿勾章里人也。生靜慧，父某授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，通大義。許聘爲里中鄭秀才煥者妻。秀才方弱冠，應解試不第，嬰疾歸，久弗愈。親族議曰：「秀才年少才雋，視無前。今乃鬱鬱後人，此病所以劇也。」於是求以廣秀才意者，因請期迎婦廟見，婦父母難之，兄嫂以告。婦愀然見顏面，已而泣曰：「女業已許鄭家矣。今病劇，脩短不可知，吾柰何弗與面乎！」父母感其言，歸之。既歸，而秀才病已革，侍湯藥，衣不解帶，目不交睫，越信宿，秀才絕矣。秀才之未絕也，持婦泣曰：「吾死，天也。爾以我故至此，如盛年何？」婦泫然曰：「君與妾皆天也。君今且短世，妾恨不得相從地下，乃顧恹守死終身耶！妾志決久矣，君無虞也。」言已，秀才竟卒。婦撫棺哭不欲生，已而絕復蘇者數矣。遠近吊客聞，皆悽惻涕橫下，不獨慟鄭生，而更慟婦也。比禫，歸寧，母哀其少，將別議。婦知，即號哭，祈返夫家，泣訴姑曰：「萬一吾母終弗諒吾，必從吾夫地下，死不憾矣。」姑亟爲慰止。繇是兩家知婦志卒不可奪也，遂成其節行云。婦之得已志也，歲時不御綺麗，孝敬勤朴，終舅姑世，皆爲人所難能，而舅之從弟長沙守某憐之，乃爲擇猶子中賢者，令子之，而以時周焉。既長沙君捐館，家益落，婦率子媳茹苦習耕織，意澹

如也。已而嗣子某亦逝，獨撫其孫儒，令脩舉子業，時婦已遘風疾，積羸且卒。蓋嘉靖某年月日，距其生天順某年月日，年八十一，葬某山。有司請於朝，表其宅里，而余同年鄭君卿者，婦之從孫也。又以其從父某所爲狀，請余銘其墓。余曰：「噫！古稱貞女明白之節有矣，然自童迨老，若鄭節婦者，蓋古今千百人一二而已。」爲之銘曰：「伊其貞哉！將上薄於青旻，翊彼坤寧。滄海枯爲桑，松柏摧爲薪。有矚者靈，行乎泮溟。濯濯鞫鞫，歷千億禩而恒晶熒。余焉用哆而銘？」

封宜人羅母蕭氏墓誌銘

吾邑西岡羅文莊公家範有柳氏之嚴，閭內憚之。獨其仲子太守君珣配蕭宜人，事事祇慎，當公所矚。宜人諱妙華，性慧通書。自韶齒入門，即能簡服御，涓簞簋，宜室家，其妯娌臧獲之間，邕邕然悅也。酒醴、葢羹、醯醬、米鹽、果飴、筐篚，靡密事井井然辨也。字畜、紡績、澣紉，劬劬然躬而時也。公曰：「是能不墮吾家範者。」繼姑李夫人年相埒，宜人事之，終身恭順。太守君仕光祿贊督府，性貞介肖公，宜人爲扃內戶，無令有點。既守馬湖，曰：「吾倚宜人能事公也。」繇是得篤脩官箴，稱良二千石者，宜人力也。始用光祿推恩，封孺人，繼受今封，制詞兩稱賢婦，縉紳家咸榮羨之。子男三，份、企、似。女一，適歐陽司空仲子銳。孫男二，材、楫。孫女

三。以是知宜人母儀爲咸備。蕭氏先世自司空公以下，科第蟬聯，稱聯科里。高祖貫之，爲溧水令。曾祖元憲、祖城，以輸粟例授冠帶。父廣，爲淮府典膳，母大岡郭氏。宜人自童孝敬，最後事典膳公夫婦高年尤備物，而予內子即典膳公猶子傑之女。宜人聞予內子將北歸，日盼盼望之。既歸，乃知宜人以八月六日無疾而逝。距其生弘治甲子二月二十一日，得年五十有七。而份兄弟又過予，要爲誌銘。曰：「以是年十二月庚申葬本里龍塘之原丁山癸向。」予內子聞之，噉噉然泣也，退而曰：「宜人之令模不可睹。」翔翔然思也。其戚誼感動若此，其他可知已。遂爲之銘，銘曰：「人曰爲婦難，爲羅氏婦尤難。歐陽司空曰：『若蕭宜人不可謂稱也邪？』嗟，難哉！千春之遐，欲稽文莊公父子家範峻潔，視宜人。此銘。」

王母梁太夫人墓誌銘

歲之癸亥，予歸自楚，則聞王仲子有梁太夫人喪，走而唁。王仲子泣曰：「育仁以己未叨第出宰肥水，過家，爲二大人上觴，歡甚，而吾母獨惻然出別語，心竊疑之，然顧視吾母健，不忍虞也。逮入官近三年，私計得蒙貤典，爲二大人光寵，詎謂吾母以壬戌六月之十一日暴病竟卒。訃聞，追恨別語，又藥斂未躬，慟不欲生。然以家君高年，遂忍死還茲，卜以某年某月某日，奉葬於某山某向之原。非得知言士爲吾母昭揭其隱闕，以宣吾悰，吾寧恨死矣。」言訖，復泣且拜，出

太夫人行狀，屬之銘。又曰：「太夫人生某年月日，距其終得年六十有九。子二，伯曰某，邑庠生，娶某氏。仲即育仁是也，娶某氏。女一，適鳳岡廩生蕭某。孫女幾。」予同年都諫陽岡君爲王仲子從叔，雅曰：「克穀乃子者，梁太夫人有焉。」予蓋聆之習矣。於是次第狀語而著之篇：「於太夫人，系出長沙，燁南唐兮。濬源柳溪，疏波廬陵，宅婁岡兮。祖燦侃侃，飛英胄監，判遐荒兮。一峰、白沙，賡唱鉅篇，譜牒煌兮。厥嚴曰奎，世其誼範，母則蕭兮。笄歸東臯，逮事翁姥，敬恭昭兮。桓桓厥翁，爲百夫特，死寇桃兮。室廬燔灼，若彼喪鳥，風飄飄兮。於太夫人，拮据百千，支罇麻兮。字畜績紡，中饋有秩，供祭旅兮。姥延於疴，內罄簪珥，懇醫愈兮。夫廬於墓，憂虞毀瘠，諭歸處兮。彼東臯公，性嚴以格，訓子力兮。程課弗逮，色怒於室，辭孔亟兮。夫人于于，贊督其子，勤以飭兮。延禮外傳，手調滌灑，膚龜粟兮。於太夫人，爲母儷柳，婦儷孟兮。慈德潢潢，含慶孕靈，毓麟鳳兮。鸞紵馳恩，焜耀泉扉，不日玃兮。封塋奕奕，千齡之遐，睹者頌兮。」

外父蕭處士碧池翁墓誌銘

翁蕭姓，傑諱，世英字，生而頎偉，隆準、脩髯。故第之右，池水洞碧，娛之，築其上，曰舒嘯臺。而性又喜酒，時時挈客陟臺臨池，婆婆然，落落然，引觴嚼客，指示之曰：「碧哉，池也！予

樂之，而號在是。」于時掄紳以下呼碧池先生，既晚稱翁云。上世自瀘源入國朝，登制科者四世，故稱聯科里。高祖貫之，溧水令。祖城，父序，雖席先業，傳翁漸約。翁才足封殖，然歲取供伏臘辦滫髓，不覬贏餘，與人絕甘分少，趨急甚私，唯義所在，雖倒囊恐後。或犯以非禮，輒慘然見詞色，不肯挫，視世之渙忍干謁人，雖貴賤，蔑如也。賓留，輒引滿竟日，不問家有無，其實於人亦然。父性有度而遲，翁獨敏捷。父夙爲懷伎者凌，自翁有知始免。伯兄某爲邑廩生，翁懼其佚業也，百相左右，竟貢爲麻陽學諭。嗟乎！若翁者可謂豐於倫誼，而眇於財利者矣。母文溪康氏，以弘治庚戌某月日生翁，距其終爲嘉靖壬戌某月日，享年七十有三。初娶童，夭。繼室鍾，生女一，絕愛之，曰不畀凡子。已乃委禽，屬直曰：「吾期子後邑之先哲名卿，貴顯次耳。」直至今碌碌，學未聞道，仕不裨時，無以報塞。方再解官，適翁子朝選卜葬某山某向之原，責爲銘。嗟嗟！直固忍銘翁耶？翁初未產子，育姻家子，曰朝祥。後雖生選，然室而業之，不相甲乙，厚可知已。孫男某某，選出；某某，祥出，某某娶某氏。爲之銘曰：「世規穴金，若抱榛棘。翁獨引滿，陶然以適。世擁鳴珂，渙忍孺兒。翁獨伉直，不阿以隨。任似朱家，不以俠揚；達似伯倫，不以酣狂。產名家兮叶昌辰，篤人綱兮鬯天真。歸封表兮千禩，宜子孫兮振振。」

亡友歐陽生墓誌銘

予觀世多言經濟才難，然世非誠乏才，世固有度踰包山，才均剗犀，力荷千鈞，而氣吞九河者。一旦試有司，尺度累黍不合，則沉跡蓬蘽，歿齒殞牖。下視漢唐士以褐衣叩闕，及遇徵辟，至列顯樹勳炤後世者，其事大相萬。然則世之異才不多覲，既覲，又以尺度棄且死，何其悲也！嗟嗟！以予友歐陽生之才度與氣力居今時，既不得合有司尺度。假令在漢唐，亦自不屑叩闕之事，歐陽生固庶幾哉三代遺英矣，乃亦終棄且死，豈不尤悲與？歐陽生者，昌名，蜀南其號。家世賢科甲邑中，曾祖某，某郡守。祖某，監察御史。父鑑齋先生某，刑部郎中，母爲文和尹公孫，以正德丙子生歐陽生。生自童穎敏，五歲授書，十歲攻詩賦。時侍御公以文著海內，因生文日起，遂字之曰文朝。十三補弟子員。縣令呂公，濮陽人，讀生文曰：「是當爲名士。」督學使者舜澤蘇公亦濮陽人，試其文高等，補廩生。先後偕故通政使楊虛卿氏、今廷尉王尚涵氏暨予六七人者，咸均硯席，兼治古詩賦，最久且密。則予及尚涵氏咸兄事生，相期許以古人，有無通共。邑中談交道必推轂予三人者，以生之誼激深也。方壯，偕予與曾思健氏事其族祖文莊公，問學十年，汰其宿嗜。既強，又偕予與有訓氏事羅文恭公三年，浸入於微，雅曰：「學無踰高遠，躬行孝弟先耳。」事二親，先志爲悅。從父被難，傾貲援救，輯睦一門，雖內外貴賤秩秩如也，相惇愉

愉如也。鑑齋先生守廣德，生携一僮步省官舍，人莫知太守子。先生意故倦游，生輒贊成，遂築堂，曰愛日。其知者謂生與先生父子間以道交相成，不諒乎哉？予既從仕越十年矣，思老母逮生不置，遂告歸。予歸以丁卯春，生特顧予，持予泣曰：「吾欲俯仰無愧，子爲吾書以相究。」予遂書之。七月，生當貢期，忽病痢，遂困至殞，年五十二。訃聞，無論識不識，莫不浩痛，雖市僧咸盡然傷曰：「城西殞者真君子也！」嗟嗟！生曷以致哉？生天性廓達，不設城府。又益以問學，湔滌世態，其遇人情而有禮，飲其和者，蓋忻忻爲傾矣。讀書茶山凡三十年，山隣人相習狎，賑貧拯溺，一呼倒橐，蓋待生而舉炊者凡數十家，隱若保母，然平居憂時愛國見之詞色，開口論天下大計，輒能破膠見，中竅繁，雖久涉世途者不能絕也。嘗見生值紛拏艱結，或以事請解者，立剴決，厭人情，辟若游刃而批大郤有餘地。先後邑侯至，爲請益質疑，一不以義，則生不假色詞。以故邑縉紳莫不悲生經濟未試。雖然，予所爲悲生者詎止是？予又聞生方病革，王有訓省疾，生目逆而笑曰：「死無憾，獨憾不終二親養。」或時呼予名。悲哉！予負生，負生，予曷忍言？今萬曆改元某月之某日，鑑齋先生厝生六十一都銅家庄癸山丁向，祔母尹夫人之塋。又手述行誼，屬其姻王信卿撰狀，委予誌銘。予以爲使生用當時，其才度氣力，其爲救世之業，特若窺左足出闔限外耳，然世終莫得知。及予歸，將與生相究繕其身以俟後世，生又棄去。悲哉！予負生耶，生負予耶？予曷忍言？生初娶王氏，繼陳氏。子四：伯斯，敬，

增廣生，婚王尚涵氏女；側室陳氏、某氏生敏，聘王信卿女，紋，聘張淵女。女一，聘張海子。孫男二，一贊，聘康汝良女，一舉，聘蕭某女。生終，予既哭以文，且作悲憤詞，今又爲之銘，以復於先生。銘曰：「世言銅爵，必徵歷塊；世言琥珀，必徵拾芥。惟生之爲才，不假徵而諒其概。辟彼楚梓，雖靡匠石，度必爲櫟；辟彼崑玉，雖靡追琢，度必爲章。於悲嗟哉！罔試而折，世乃誣乏才，猗其學，身抑抑兮志嶽嶽，世標表而道郭郭，闕已矣乎。長之天不慙遺，摧幹而毀璞。追疇昔兮莫從，倘九原兮可作。」

勅封賀母劉太孺人墓誌銘

曩嘉靖間，予客留京，同年賀伯子爲兵科都給事，適島夷內噬，兵帥無統，幾撼留京。賀伯子爲言于朝，始建制帥，控馭三省，終獲底定，人以是偉伯子。伯子曰：「是涇母督訓殷也。」退語予曰：「涇母訓云：『若言官也，慎無以老身道報主大誼。』涇敢不勉？」于時伯子方以最上闕下，馳封劉母爲太孺人，而薦紳間浸知太孺人母道爲今時希觀。予固心識之。踰二十年，太孺人年八十有五，考終命。伯子走予山中，雪涕屬銘。予曰：「是當紀史氏，予曷庸辭？」太孺人諱某，系出金竹冠纓名族，自童婉孌。父某，母某氏，相攸得龍岡公。既歸，事姑高孺人，獨以恭慎當意。姑怒，輒悸伏，伺稍間，徐進甘言，即解。姑每歡然，語所親曰：「賢婦！賢婦！」時龍

岡公遊庠，弗問家，孺人時脫簪躬紆以佐弗給。始公負才名，登鄉舉，累上春官弗第。太孺人輒贊就銓選爲養，于是乃勉就銓，得未陽令，再補麗水，以方介忤時，改應天府教授。太孺人至嚮衣支旅費，意恬如也。公雅志姱脩，繼獲聞陽明先生致知之學，銳志以古賢自期，太孺人靡不奉意以行，故公得歷稱循吏，蔚爲儒宗，實本內贊之力多也。歲丁未，伯子成進士，累官至藩參憲伯，太孺人時時舉龍岡公治行具言之，且曰：「若寧負君父哉？」繼從子沂典郡牧，從孫一桂官御史，季子沚繼舉于鄉，太孺人咸訓若伯子，而賀氏一門官箴遂踴躍擅郡望。初，太孺人已舉子，輒又贊取側室張，而睦若姊姒。時已貴盛，猶身衣皂綈，嚴飭帷薄。性最喜施，絕甘分少，至倒囊焚券弗吝。又逮下無猜，人自弗欺。談者謂太孺人婦德母道，豈獨今所希觀，雖古弗數數睹也。其他細行蓋靡得而悉舉云。既終，雖疏遠者莫不悼痛。生某年月日，歿某年月日。今以某年月日葬里中樟背山金鉤形首癸趾丁。於乎！天之報施太孺人，可不謂純嘏令終哉？爲之銘曰：「璵琳菌芝，薈岑耀世。孕必靈巖，蒼虬絳螭。雨澍下土，產必困潭。顯允德門，續郁名哲。人曰烈矣，疇知聖善之爲則？猗與賀氏，繩哉繩哉，百世靡竭。」

平樂府節推劉公墓誌銘

吉水龍山劉公以萬曆改元癸酉終於南洲里第，其孤子韶、子武涓甲戌臘之十四日奉柩葬西

槎灘山之陽首乾趾巽，蓋公所自卜，稱吉壤云。先期二孤持曾君于健狀走予，涕洟交下，言曰：「昔先師羅文恭公語先府君：『吾兩人莫逆，誰後死，當爲銘。』詎知師先往，府君雖未逮銘，然總服茹蔬者月餘，而今則孰銘先府君耶？今不得師銘，得與聞其學者銘其墓以昭永世，甚幸。故敢以累子。」蓋予嘗就公訂學，而又偕二孤學於師門者也，銘曷辭？按狀稱，公諱方興，字東望，號龍山。始祖廷尉平由新淦來邑之南嶺，再徙粉溪，仕宋代，有聞人。國朝永樂丁酉，鄉舉教鄆郟者，是爲公高王父。曾祖樞安，祖大烈，有隱德。父文鳴，號竹齋，甫貢卒。公竹齋公第五子也，公生而脩癯，音吐洪鬯，兩眸若炬。竹齋公自憤不第，不督公業舉，至年二十一，室楊孺人，始從臾治經學文。踰年，又從其伯赴館九江，鄉先生廖憲副奇之，迎教子姪，而文遂蔚然，尋補邑庠生，試輒高等，然非其好也。是時母楊夫人在堂，公能率昆仲娛養以孝稱。楊夫人逝，公獨哀毀血症。已乃聞陽明先生致良知之學，心竊慕之。訪其門有雩陽何善山、黃洛村二君得先生緒論，公遂走正洛村，得讀《傳習錄》，憬然從事，而黃遂以今興安令子褒從學爲久要。既歸，則又走師鄒文莊、聶貞襄二公，而志彌篤矣。已又偕先師文恭與周七泉諸君爲玉虛之會，同會倚以興立。歲嘉靖丁酉，始以《詩》舉于鄉，尤喜讀《易》，故三試春官，俱以《易》。甲辰落第，就選授廣西平樂府推官。平樂當孔道，又邊府江寇窟，號難治。公至，適掌郡事，而當道遽以兵相屬。公爲清賦、讞獄、撫徭、治兵，靡不斤斤然舉，暇則課諸生語以學。郡產蓮酒，公既絕餽，且

不應索，自是酒不病民。囚有以四命抵一人死者，久冤不服，公竟辯，釋其三。梧州有白晝攫人殺行商於市，疾散而莫知犯者，遂坐居民，濫逮數人。公心疑之，乃微行，廉得兇首，而數人始盡釋，其亭疑雪冤類此，故一時有劉青天之稱。公天性嗜廉喜淡，居衙蔬食，家人習之，每承檄行郡查理帑藏，叱例金各餘百兩，繇是浸爲同官忌。一夕，楊孺人夢人畀公弓矢，且曰：「好積陰德，即休官何傷？」以告公，公方念諸兄淪逝，夙有去意，聞夢欣然。亡何，兩廣督府張公議征螺石、黃峒等徭，半屬賀縣，特檄公署賀以調處軍務。公蒞賀，不先理兵，惟急疲民，省供縮費，釐正賦額，禁絕包侵，仍條刻家給以示永利，民大歡悅，而軍政亦以振舉。且密計峒賊出沒鄉道，分哨戰守，糧糧舟楫咸豫且贍，蓋不遑寢食者三閱月。明年大兵數萬至賀，民咸若衽席，過師又能指山畫谷，不遺尺寸。張公大韙之，藩臬籍籍推奇畧云。既事竣，唯遁一賊首，誤傳匪良民姜城村。總兵監軍各帥咸擬移兵屠絕一村，公抗論曰：「因一賊而欲殲良民數百以立功，某寧死不願聞也。」議遂寢。諸監帥積不能平，又嘗忤謝督學，因共排之。公笑曰：「弓矢之夢驗矣。」遂力求去，僚屬士民攀留不得。道經名勝，輒登覽賦咏以寄興意。先是二孤爲公卜隱南洲，公歸大愜，遂移家焉。自是正祀訂譜，丘隴社倉，咸次第就理。又日持子姪從先師文恭，合舫聯車，大會同志，猶夷于雪浪、石蓮、青原、白鷺之間，罔間歲月。又常遊匡廬，如安城，無不偕之，及退則謝客捐書，對聖像晝夜嘿坐，動踰半年。又好樓居，既靜久，忽若天牖洞徹本真，不參人

力，證諸經書，靡不合旨。辛酉，避閩廣寇，寓居城東，適佐先師清賦籍，議賑濟，咸井井可爲後程。隆慶丁卯，公七十有四，時文恭已去世四年矣。公語諸孤曰：「吾後來日月有幾，恐虛此生。」復杜門南洲孝友堂，靜中有得，或援筆書之。其言曰：「妄念者，邪欲障也；意見者，理道障也。不學則都歸妄念，既學則多增意見，二者爲心病則一焉。孔子曰：『吾有知乎哉？』顏子屢空，《詩》稱文王『不識不知』，正謂無意見之知云耳。」公論學精確，若是者多矣。特姑記一二云。居林端二十五年，未嘗一干有司，裳衣幔褥，蕭然故物。意所蓄，一話不能茹，必吐乃已。竟後猶然而性又善忘，故文恭謂其學得兩忘，以陽里華子方之，公自贊亦云。蓋所自得者有在也。生平無他疾，先年除夕飲驩甚，告子姓曰：「明歲恐難得老夫語笑矣。」明歲二月，腹左積塊漸長，太常曾公以醫來，笑曰：「吾須醫耶？」蓋已口占有易簣之咏，至屬續，慨然言曰：「吾心地光明，去好！去好！」頃之，目且瞑矣，寔六月初八辰刻也。嗟乎！世之綰紳先生從結髮操舉子業，逮長宦成，輒曰身事酬矣，疇不謂學贅。若龍山公，進，好行其志；退，克茂所脩，其庶哉《易》所稱「進非爲邪，退非離群」者矣！觀其易簣屬續之語，則亦豈罔生者能測識哉？第慚予銘公，不逮文恭足重且遠也。雖然，詎可已哉？銘曰：「嗚呼！世珍鏤冰棄白璧兮，維公乎弗揚；世寶康瓠棄周鼎兮，維公乎早藏。蹕哉！達人進不爲邪，退非離群，亶與道而翱翔。昔蘧瑗左右吾夫子兮，公千載其頡頏。唯屬續飄飄遊元化兮，洵幾幾乎死而不亡，銘兮其曷彰？」